

###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莊子後序也。歷敍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後列諸子而莊生自爲一家，未聞惠子共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於一方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至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

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神謂人之本性，登喪靈覺聖節內聖之德，王節外王之業，其用無乎？不在其體，原於至一。

此道術之大也。下文曰：宗曰精，曰真，卽所謂一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以無爲爲宗，歸於人。

不離於聖，謂之神人。聚精會神，出無入有，與神相合。

不離於聖，謂之至人。本真純粹，無以

入，有與神相合。

不離於聖，謂之至人。復加故曰至人。

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三句言天人神人，爲體有爲爲用，以上所謂具有內聖之德者也。

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

謂之法。謂法度有以名爲表，謂

名器有所以參爲驗，參者三也。三生萬物，以稽爲決，考古以其數。

一二三四是也。一二三四者，五行之生數也。不出而爲王，則外王之業。

君子也。下言君子之事，以法爲分。

言五者以五爲土，旺於四季也。

百官以此相齒，百官之相處者此也。

以事爲常，事有以民爲主，常業有蕃息畜養，義序者此也。

老弱孤寡爲意，恤民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下事賢人君子，其備乎配神明，醞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天德王道，通四辟，小大精龐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如此，所謂以治世之法，無過於此。自此以下，論外王之業，民之理也。

其明而在厯數者，舊法如帝王傳心之法。

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相而道之。

有道之時，道德一而異術不能鳴。其在厯數者，有司出其法

國史記其迹，散在六經者，鄒魯之士能明之。此皆古之道術，在度數者，先王以此施於政，故百家眾技時或稱述之，亦不

出於道術之外。以上說古之道術，天下以下說後世之方術，在度數者，先王以此施於政，故百家眾技時或稱述之，亦不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養生送死皆上於爭鬪爲非以

不怒爲道推廣其說以爲博主於不立異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也此其所以毀古之禮樂

黃帝有咸池

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

音

雍之樂

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賛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自黃帝以來禮

樂皆有定則今墨子獨生不歌

是毀死不服是毀桐棺三寸而無櫬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

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

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薄道固不可教人亦不可自處不必待

樂當樂而不樂哀樂之不近人情

如此是果同類者之所當爲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

般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

牛集主  
上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生勤死薄其道太朴使人憂悲反天下之常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sup>音</sup>耜而九糾<sup>音</sup>雜天下之川<sup>糾卒</sup>下之川<sup>音</sup>肥<sup>音</sup>無<sup>音</sup>拔<sup>音</sup>脰<sup>音</sup>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蹠爲服木履日跂麻履<sup>音</sup>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sup>音</sup>勤名之弟子五侯之徒<sup>散出於五侯之門</sup>南方之墨者苦獲人已齒人鄧陵子一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sup>音</sup>不同相謂別墨<sup>墨學之別派</sup>以堅白同異之辭相訾<sup>音</sup>相以弱

音不同相謂別墨<sup>墨學之別派</sup>以堅白同異之辭相訾<sup>音</sup>相以弱

音偶不忤音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

墨家號其道成者爲巨子若儒家之碩儒皆

願爲之戶

謂已乃墨學之別派相訾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者即法嗣也戶主也冀得爲其後世

至今不決絕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同於聖人勤苦

其行則非也

之太過已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脰脰無毛相進而已

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

忮於眾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

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鉗<sup>音</sup>刑尹文<sup>音</sup>皆齊宣王時人聞其風而說悅

之作爲華山之冠

華山上下均以自表接萬物以別著爲始善

惡者語心之容

形容此心命名

不及語人命也之曰心之行以肺音合驩用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

牛集主  
上名

和意而合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關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音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sup>音</sup>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上下皆厭而強以此自見雖然

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

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苛察則非別宥矣故不爲事事皆自

於天下而求備於天

爲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以身無益

也圖謀也傲燭之也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

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苛察則非別宥矣故不爲事事皆自

於天下而求備於天

爲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以身無益

也圖謀也傲燭之也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

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學之大旨外之欲其莫如是

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不先立音意趣物而不兩萬物理趣不顧

於虛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

蒙田駢慎到音廣聞其風而說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

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天地亦萬物中之一物故齊物而天地其首也天大地位大皆有能有不能則知物之有可有不可矣若擇而選之則有不偏教而使之則教有不至是故慎到棄知去已

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而未始有邊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

而緣不得已治汰於物治者清其濁以爲道理曰知不知雖知

而緣不得已治汰於物法者去其擾以爲道理曰知不知雖知

不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人皆曰知而我不知者將薄夫發故知之後鄰於蠹混譏音係課音課而傷之者也謬無恥體獨行無任而笑天下之高賢也縱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謬課繕脫皆推拍音魄遠斷與物宛

程疏四

牛集三

下

轉推以拍之軌以斷之隨其無能之貌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虛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無是他能也絕聖棄知故能巍然而推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若風若磨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石與物宛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轉而無心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是以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自至於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此何以故蓋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惟無與故無咎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乃所以自全也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境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故常自言曰人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之處世何用聖人

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

諸谷在下而能容所謂有容乃大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卽取先敗後也受垢卽知自守辱也不以貧爲實以虛爲實所謂於處也無蔽而有飾卽以有積爲不足也舒徐容與常自得所謂不費也人皆以巧爲巧已獨以無爲巧人皆以無爲福已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當

竇容於物不劖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報者根極之義紀法紀也觀其言曰古之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深爲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焉所謂約也太剛則折太銳則剖故常破其堅挫其銳以容物爲虛而不過爲剝削之行其道可謂至矣夫博大真人尊之之辭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余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余

清通無象往來無往以無相爲宗以無爲爲行萬物一肩死生同狀直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主牛集三

天地雖神明俱蔽乎不知何之易乎不知所適古之道術在是

南華真經

卷四  
主牛集三

知所適古之道術在是南華間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南華真經

卷四  
主牛集三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解音見之也以天下爲沈

南華真經

卷四  
主牛集三

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晏衍以重言爲貞以寓言爲廣虛遠

南華真經

卷四  
主牛集三

莫之終始故其言忘後而不妄同於人不妄奇玄異以自表見於已謂天下之沈浮混濁不可以端此之言詎之故函之以曼衍質之以重吉廣之以寓言必以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此三吉者非我之罪不信我者之罪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謚是非以與世俗處體者亦無棄物故僕

即微晚也不敖倪則與物無競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論是其而與世俗同處相安相忘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

斯難抑參差不一而滑稽詭譎之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一中卻有深思可得之理故曰可觀

卷四  
主牛集三

其書雖瓊瑩而連珠津無陽也

玲瓏奇特之狀連珠相從之貌

卷四  
主牛集三

體物精達環宛轉與物不違是以雖瑩瑩而不傷

此謂不違瑩瑩而不傷

卷四  
主牛集三

其辭雖參差不齊而諷音諷可觀

此謂參差不齊而諷音諷可觀

卷四  
主牛集三

之中皆道理充塞世不可無者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闊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

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此等見解不出老子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者建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宏

大而闊深闊而肆主之以太一故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宗主宰也調養也義性之功有往有爲已動無爲則自

逸矣上遂猶言上達也達其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窮茫乎昧乎未之盡者萬物之體結所謂不壞

世法而成實相者共理不竭其出無窮也其來不窮謂形不待窮而後解也此書深遠不易窺測可與識者究難以芒昧

之見盡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尹彭田

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一偏惠子則主於好辨而已多方猶

云方言也多方未免誇多顯專其所聞之書雖有五車之名而其道舛駁駁不合於道其言不

中不當於理亦不能成一家也

麻鬼物之意曰至大無外

程子謂程子

卷四  
主牛集三

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愚考其辨物之意曰大無外小無內似矣而又曰大一小一於

一之中而有大小之分此使是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則薄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千里是千里之大卽無厚之積也此言大與小同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濟亦可言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下有澤亦可言平日方中也而睨視死

大同而與小同之亦可謂睨物方生而歸根復命亦可謂死

無異矣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適環可解也

大小以成小此謂小同異萬物統體一太極統同之中有

異者在此謂大同異蓋大不出小之積而合小亦可以爲大則無同

其神昔日已先往矣非今日適越而昔來乎連環所費費於

無環非費於環也若知環之所以連則識環之所以解釋氏

參禪云：猛虎項下金鎗誰人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

得曰：解鎗還用繫鎗人，即此意。

萬物中之一體耳。惠施以此爲大觀而詆天下之辨者天下而

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

世不竭亦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乎？此皆

學於惠子者推廣其說，相與強辯無窮已者。

桓團公孫龍

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

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

世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

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央，則燕之北

是郢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

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

本兩足而必有主張是足者，是爲三足郢。

郢本侯國，而僭王自謂羊，惟人所命若未有名稱之先而呼

亦可矣。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熟山出口。

形之所託名之所寄，皆假耳，非真也。

故大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故鳥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也。

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

曲波爲尾，楚人呼蛇爲丁子，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

是尾也。人知天下有温泉而無寒火，不知有肅邱有涼焰，又

有大生之蟲，則火不然也。山輪不展地目不見，指不至，不

曉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黑白之分一定也。

白狗黑駒生於母言孤駒可謂有母乎？一尺之棰，不爲長也。

其數之窮折而爲二，今日取其半，明日取其半，展轉數之則

不可分一夫一婦二也。合之共生一子，非合乎馬牛合可生一

驥乎？黃馬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失

萬世不竭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黑白之分一定也。

得曰：解鎗還用繫鎗人，即此意。

萬物中之一體耳。

惠施以此爲大觀而詆天下之辨者天下而

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

世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

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央，則燕之北

是郢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

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

本兩足而必有主張是足者，是爲三足郢。

郢本侯國，而僭王自謂羊，惟人所命若未有名稱之先而呼

亦可矣。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熟山出口。

形之所託名之所寄，皆假耳，非真也。

故大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故鳥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也。

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

曲波爲尾，楚人呼蛇爲丁子，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

是尾也。人知天下有温泉而無寒火，不知有肅邱有涼焰，又

有大生之蟲，則火不然也。山輪不展地目不見，指不至，不

曉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黑白之分一定也。

白狗黑駒生於母言孤駒可謂有母乎？一尺之棰，不爲長也。

其數之窮折而爲二，今日取其半，明日取其半，展轉數之則

不可分一夫一婦二也。合之共生一子，非合乎馬牛合可生一

驥乎？黃馬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失

萬世不竭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黑白之分一定也。

得曰：解鎗還用繫鎗人，即此意。

萬物中之一體耳。

惠施以此爲大觀而詆天下之辨者天下而

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

世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

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央，則燕之北

是郢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

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

本兩足而必有主張是足者，是爲三足郢。

郢本侯國，而僭王自謂羊，惟人所命若未有名稱之先而呼

亦可矣。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熟山出口。

形之所託名之所寄，皆假耳，非真也。

故大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故鳥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也。

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

曲波爲尾，楚人呼蛇爲丁子，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

是尾也。人知天下有温泉而無寒火，不知有肅邱有涼焰，又

有大生之蟲，則火不然也。山輪不展地目不見，指不至，不

曉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黑白之分一定也。

白狗黑駒生於母言孤駒可謂有母乎？一尺之棰，不爲長也。

其數之窮折而爲二，今日取其半，明日取其半，展轉數之則

不可分一夫一婦二也。合之共生一子，非合乎馬牛合可生一

驥乎？黃馬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失

萬世不竭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黑白之分一定也。

白狗黑駒生於母言孤駒可謂有母乎？一尺之棰，不爲長也。

其數之窮折而爲二，今日取其半，明日取其半，展轉數之則

不可分一夫一婦二也。合之共生一子，非合乎馬牛合可生一

驥乎？黃馬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失

萬世不竭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黑白之分一定也。

白狗黑駒生於母言孤駒可謂有母乎？一尺之棰，不爲長也。

其數之窮折而爲二，今日取其半，明日取其半，展轉數之則

不可分一夫一婦二也。合之共生一子，非合乎馬牛合可生一

驥乎？黃馬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失

人散之爲萬而統之於一神得之以降明得之以出內聖得之以生外王得之以成大哉一乎天下之治方術者雖多而未有不原於一者也世有天人倚之以爲宗世有神人聚會其元精世有至人完保其真純世有聖人領略其道德失道德則仁義禮樂矣非君子曷能勝其任乎故有名法以整齊之有參稽以考證之官有常度民有常業天德王道兼該並舉有道之時道德一而異術不能鳴道之在歷數者有司守其法太史紀其實道之散在六經者鄒魯之儒接其統貞家之學揚其波孰知道術與治術相升降者也故天下大亂而道德亦不一矣得一察以自好之士猶耳目鼻口之不相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三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三

通何以知天地之美萬物之理古人之全平人名爲其所欲爲迷而不反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於是又有墨翟禽滑釐也者矯侈靡之風而過焉者也養生送死皆以薄爲道倣上古禮樂未備之時而不與中古帝王之禮樂同其生不歌而死無服也使人憂悲反天下之常王天下者可如是乎柰何以禹自方不知禹當水土之末平不得不以身先天下而墨翟之時非禹之時也後有論墨經者以得其道者爲巨子之聖尹文也者好爲人之風而甚焉者也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別善惡宥不及上說其主以禁攻下教其民以寢兵其爲人藏垢穢多其容物愈竊其道術可謂至極而莫以加矣關尹

老子真古之博大真人哉嗣是有即其風而興起者莊周是也以無相爲宗無爲爲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知天下之言非悠謬而虛遠則荒唐而曠大非無端而莫終始則恣縱而不羈不可與莊語也故不得不託爲卮言曼衍如草之繁蔓必有根柢之流行必有源也天下凡物皆假其真猶有性命故託古大聖大賢之言以爲重使人知性命之爲眞萬物寄也所言雖近而其旨則遠故不嫌於廣譬曲喻使人深思而自得其正意以天地爲精神萬物爲逆旅上與造化爲徒而下與外死生者爲友窮其本則弘而深究其宗則遠而上升必脫其形骸而後上升乎此可與識者道難與芒昧之人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三

也道術至惠施豈止分裂且舛駁矣其言雖多而不中以大無外爲大一小無內爲小一猶近似也謂千里爲無厚之積也可乎謂天有時而卑山有時而平亦近似也謂睨視爲日方中也可乎物方生者爲方死非無理也謂小同異者而消於大同異也可乎無窮必有窮不必定在南方也身未至而神先往不必定適越也迹環非五金之環乃人身中之亥牝其白如綿其連如環大修行人必知解此之環而後可以解脫惠子與莊子善亦道聽而途說也燕北越南可以爲中而體以爲大觀也毛不生於毛而生於卵雞二足而有健足者不必爲天下之中萬物當愛不必泛愛也天地同體不必一

存郢非天下而僭稱王則有天下大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首尾無定稱火有蟲則不熱矣山出泉則有口矣輪員也轉之速則不居地矣目不能自見指不能自指短長不以形則龜可使之長於蛇方圓亦不以形則規矩無方圓之體而有方圓之用鑿不必圓柄而無枘則不成其爲鑿飛鳥有影第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影動矢行甚疾而亦有不行不止之時同中有異故狗不可以爲六合中有分故黃馬驅牛三皎皎者易汚則白狗可黑天下無無母之駒而孤駒則不可以言有母萬物無有不竭而以尺棰平折之日展其半則無窮盡之時此皆學於惠子者也亦猶桓公孫龍止能以其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三

辨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也惠子自以其善辯爲最賢曰天地且爲我辯生色止知守雄而不知守雌有道術者固如是乎觀其答黃練之間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霧所以或翕或張也彼非知道者安能洞徹之而惠子何如人也矢口而對恣意而談止能欺人之耳目而不能屈人之心志出天地之無言觀惠施之多言何異聚蚊成雷而必不能震驚萬物也有其才而不能善用其才是欲憲響而振聲欲啟影而走形不知本也以強辯止辯亦猶是耳有道術者必不如是